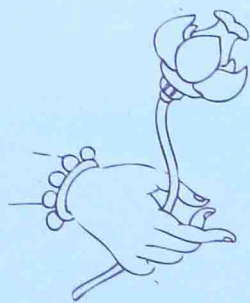


第二届黄梅禅宗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

东山法门研究 下

黄夏年 主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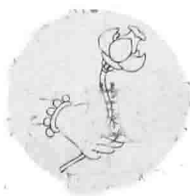


大象出版社

第三届黄梅禅宗文化高峰论坛论文集

东山法门研究 下

黄夏年 主编



大象出版社

东山门下被忽视的高僧——嵩山老安

顾伟康

一、被忽视的嵩山老安

嵩山老安(584~708),禅宗五祖弘忍(602~675)东山门下“十弟子”之一。

关于东山法门的“十弟子”,早期的记录主要是下面二家:

其一,净觉的《楞伽师资记》。

净觉继承其师玄奘的《楞伽人法志》撰《楞伽师资记》,时间大约是唐开元八年(720,距弘忍逝世四十五年、老安逝世十二年),虽说给了老安较高的评价,“嵩山老安,深有道行”,但突出的还是神秀(606~706)和玄奘:

时荆州神秀禅师,伏膺高远,亲受付嘱。玄奘以咸亨元年,至双峰山,恭承教诲,敢奉驰驱,首尾五年。……如吾一生教人无数,好者并亡,后传吾道者,只可十耳。我与神秀论《楞伽经》,玄理通快,必多利益。资州智诜,白松山刘主簿,兼有文

性。华州慧藏,随州玄约,忆不见之。嵩山老安,深有道行。潞州法如,韶州慧能,扬州高丽僧智德,此并堪为人师,但一方人物。越州义方,仍便讲说。又语玄贇曰:汝之兼行,善自保爱;吾涅槃后,汝与神秀,当以佛日再晖,心灯重照。^①

玄贇是得弘忍临终嘱咐,为大师造塔者,虽然高高游离于“十弟子”之外,但还是与神秀一起接受再创“佛日再晖,心灯重照”的重任。

至于老安,因为同神秀和玄贇一起先后被诏进京,总算在《楞伽师资记》中被记上一句:“此三大师,是则天大圣皇后、应天神龙皇帝、太上皇,前后为三主国师也。”^②

其二,曹溪门下保唐宗的《历代法宝记》。

《历代法宝记》约撰于唐大历十年(775,距弘忍逝世正好百年、老安逝世六十七年),突出的就是慧能(638~713)和保唐资诜及其门下:

吾一生教人无数,除慧能,余有十尔。神秀师,智诜师,智德师,玄贇师,老安师,法如师,慧藏师,玄约师,刘主簿,虽不离吾左右,汝各一方师也。^③

这里是慧能高居“十弟子”之首,而老安的名字,仅仅在久视年间应武则天诏请进京时,作为保唐宗资诜故事的陪衬而被提及:

缘西国有三藏婆罗门,则天常偏敬重。剑南智诜禅师当有疾,思念归乡,为关山阻远,心有少忧。其邪通婆罗门云:“彼与

① (唐)净觉撰:《楞伽师资记》,《大正藏》第85册,第1289页。

② (唐)净觉撰:《楞伽师资记》,《大正藏》第85册,第1290页。

③ 《历代法宝记》,《大正藏》第51册,第182页。

此何殊？禅师何得思乡？”智诜答：“三藏何以知之？”答云：“禅师但试举意看无有不知者。”诜有云：“去也。”看相身着俗人衣裳于西市曹门看望。其三藏云：“大德僧人何得着俗衣市中而看？”诜又云：“好看去也。”相身往禅定寺佛图相轮上立。三藏又云：“僧人何得登高而立？”诜云：“赭回好好更看去也。”即当处依法想念不生，其三藏于三界内寻看竟不可得。三藏婆罗门遂生敬仰，顶礼诜足，白和上言：“不知唐国有大佛法，今自责身心忏悔。”则天见三藏归依诜禅师，则天咨问诸大德：“和上等有欲否？”神秀、玄约、老安、玄蹟等皆言无欲。则天问诜禅师：“和上有欲否？”诜禅师恐不放归，顺则天意，答：“有欲。”则天又问云：“何得有欲？”诜答曰：“生则有欲，不生则无欲。”则天言下悟，又见三藏归依诜和上，则天倍加敬重。^①

其实，老安其人其事，是有比较可靠的史料留下的——唐宋詹撰《嵩山会善寺故大德道安禅师碑铭》（下文简称《道安碑》），理所当然地突出老安的地位，说弘忍付法，不是慧能，也不是神秀和玄蹟，而是神秀和老安：

稽此禅门要宗，始乎天竺达摩，纳众流以成海，总群妙以立身，一香普闻，千光分照，同玄而通导，各受而齐适。及至弘忍大师，传付五人矣。比岁禅师与大通俱学于大师，大师每叹曰：“予常有愿，当令一切俱如妙门，获所安乐。学人多矣，唯秀与安，惜其才难也，将吾传之不至欤？今法要当付，付此两子，吾无忧哉！”^②

很清楚，由于派系的原因，前述二家不想突出老安的地位，他的

① 《历代法宝记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1册，第184页。

② （清）陆心源辑：《唐文续拾》卷三。

行迹也就没有被认真地记录下来。而后,随着曹溪门下独得心传的说法成为定说,老安其人就越来被淡化,被忽视。

虽然《道安碑》撰于开元十五年(727,距弘忍逝世五十二年、老安逝世十九年),比《楞伽师资记》晚了七年,但由于是站在本门立场的记录,其翔实和丰富,远远超过别家所记。所以说《道安碑》是关于老安的第一手资料,当能成立。

本文将以《道安碑》为基础,钩沉索引,力图对老安大师有更多的了解。

二、嵩山老安行迹

1. 老安的姓名和年龄

《道安碑》对老安的姓名和年龄,交代得清清楚楚:

禅师法讳道安,俗姓李氏,荆人也。

惟景龙二年二月三日夜,禅师忽而命门弟子等,谓曰:“惊波洋洋,即生而亡;人代汤汤,共斯为常。无依缘报,建缘报谢,缘灭二百之后,当以驿以山,无庵无庙,深以林莽,因之野火,寻焚而灭,惟吾之初愿也。操必化之器,运不停而寄,欲议恒久,终古无有。凡百尔众,勿违我言。”越五日,将尽□□,万回大师自京驰寄披纳,宣意相喻。至八日,乃阖户去人,卧胁累足而灭。询诸耆宿,盖云禅师生于大隋开皇四年,灭于有唐景龙二年,春秋得百有廿余岁。能□□隐其灵通,圣道遗其岁时,故莫得实其报龄也。^①

《道安碑》之后,最早述及老安的姓名、籍贯和年龄的,撰于宋端拱元年(988)的《宋高僧传·唐嵩岳少林寺慧安传》说:

① (唐)宋儋撰:《大唐嵩山会善寺故大德道安禅师碑》,《唐文续拾》卷三。

释慧安，姓卫氏，荆州支江人也。其貌端雅，绀发青目，降神乃隋开皇初年也。……至景龙三年三月三日，嘱门人曰：“吾死已将尸向林间，待野火自焚之，勿违吾愿。”俄尔万迴和尚来，见安猖狂，执手言论移刻，旁侍倾耳，都不体会。至八日，闭户偃身而寂。春秋一百三十许岁，起开皇二年至景龙三年故也。^①

稍晚，道原撰于景德元年（1004）的《景德传灯录》则说：

嵩岳慧安国师，荆州枝江人也，姓卫氏……是年（神龙二年）三月三日嘱门人曰：“吾死已将尸向林中，待野火焚之。”俄尔万迴公来，见师猖狂，握手言论，傍侍倾耳，都不体会。至八日闭户偃身而寂，春秋一百二十八。^②

前后比较，差别如下：

第一，“道安”变成了“慧安”；俗家姓李变成了姓卫；“会善寺”变成了“少林寺”。

第二，法师“生于大隋开皇四年，灭于有唐景龙二年”，变成了“起开皇二年至景龙三年”；具体入灭的日期，也由“二月三日”，变成了“三月三日”。

第三，法师的最后嘱咐被大大简化，而万回和尚的“自京驰寄披纳，宣意相喻”，变成了神秘的“俄尔万迴和尚来……执手言论移刻，旁侍倾耳，都不体会”。

法号的变化，后世如《佛祖历代通载》还有称“惠安”者，可以理解。但姓李变成了姓卫，“会善寺”变成了“少林寺”，就有点难以理

①（宋）赞宁撰：《宋高僧传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0册，第823页。

②（宋）道原撰：《景德传灯录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1册，第231页。

解。是否因为东晋道安(姓卫氏,常山扶柳人)和嵩山少林寺的名气太大,所以就想当然地混在一起了。

《宋高僧传》还说,老安在最后进京之后,是回到少林寺去的。但《道安碑》所载不同,说老安“竟居嵩山会善寺焉”,没有提到过少林寺。虽然会善寺和少林寺都在嵩山,而且距离不远,但毕竟不可混为一谈。

至于后两点,则《道安碑》所记,可信度要高得多。

《道安碑》作者宋儋,《全唐文》中,留下了三条非常简约的资料:

其一,《全唐文》卷三百九十六《宋儋传》:儋字藏诸,广平人。开元中,以宇文融荐为秘书省校书郎。

其二,《全唐文》卷三百四十六,刘禹锡《张僧繇画僧记》:(画像)为校书郎宋儋所得。开元中,儋服药过度,因而丧明。

其三,《全唐文》卷四百四十七,窦泉《述书赋》:宋儋字藏诸,广平人,高尚不仕,户部侍郎宇文融荐授秘书省校书郎,作钟体而侧戾放纵,迹不事名,开元末举场中,后辈多师之。

仅这寥寥几句,我们就知道,他是当时有名的文人书法家,而且好仙佛之道。他为大师撰碑,态度之认真,流露于笔下。

和尚的年龄,通常是越老越好,所以常常会越传越老。至于老安的年龄,更被蒙上一层神秘色彩,据《宋高僧传》:

天后尝问安甲子,对曰:“不记也。”曰:“何不记耶?”乃曰:“生死之身,如循环乎,环无起尽,何用记为?而又此心流注,中间无闲,见沤起灭者,亦妄想耳。从初识至动相灭时,亦只如此,何年月可记耶!”天后稽颡焉。^①

但是,宋儋的态度谨慎,他在《道安碑》中特地说明,他是“询诸

① (宋)赞宁撰:《宋高僧传》,《大正藏》第50册,第823页。

耆宿”，作了调查研究后得到了确切答案。而且就法师的年龄问题，谈了他的理解：“圣道遗其岁时，故莫得实其报龄也。”——世道太好，犹如“不知有汉，无论魏晋”的桃花源人，所以没法说自己到底几岁。

《宋高僧传》把老安的逝世日期后移了一年，是因为神龙二年（706）唐中宗诏请老安入京，三年后，老安离开京城回会善寺，最后在那里往生。这“三年”，有两种算法，如果神龙二年不算，那三年后就是景龙三年（709）；如果把神龙二年算进去，那就是景龙二年（708）。在没有其他证据的情况下，我们当然相信原始资料，所以，老安的年龄，还是以《道安碑》为准。

至于老安临终嘱咐和万回和尚的故事，那更是两种不同的境界。《道安碑》理性，记录了为什么要“因之野火，寻焚而灭”的法佛依据；万回和尚也就是很正常的“驰寄披纳，宣意相喻”。但看《宋高僧传》，紧跟着《唐嵩岳少林寺慧安传》的，就是《唐虢州阌乡万回传》，那万回和尚简直就是一个神仙！所以《景德传灯录》就干脆把万回和宝志、丰干、拾得、布袋和尚等半仙一同立传。理所当然的，出现在老安传里的万回，也就不能是平平常常的，结果老安往生的情景，就被描写得无比神秘。

2. 老安其人

检索经藏，纵观老安一生，给人印象最深的，就是他坚持宴居山林，远离名利。这是东山法门“山林佛教”的传统，如果说四祖道信拒绝皇上邀请的故事有点传奇性质，^①那么，五祖弘忍则从法门宗

① 《历代法华记》云：“贞观十七年，文武皇帝敕使于双峰山，请信禅师入内。信禅师辞老不去。敕使回见帝奏云：信禅师辞老不来。敕又遣再请。使至信禅师处。使云：奏敕遣请禅师。禅师苦辞老不去。语使云：若欲得我头，任斩将，我终不去。使回见帝奏云：须头任斩将，去心终不去。敕又遣使封刀来取禅师头。敕云：莫损和上。使至和上处云：奉敕取和上头，禅师去不去。和上云：我终不去。使云：奉敕云：若禅师不来，斩头将来。信大师引头云：斩取。使返刀乙项。信大师唱言：何不斩，更待何时？使云：奉敕不许损和上。”

旨的角度加以论证：

又问：“学道何故不向城邑聚落，要在山居？”答曰：“大厦之材，本出幽谷，不向人间有也。以远离人故，不被刀斧损斫，一一长成大物后，乃堪为栋梁之用。故知栖神幽谷，远避嚣尘，养性山中，长辞俗事，目前无物，心自安宁，从此道树花开，禅林果出也。”^①

对此传统，老安是高度自觉，《道安碑》里除了临终嘱咐之外，就只记录下他的一句原话：“山间树下，难可厌舍，丰石足以枕倚，香泉足以澡漱，与道而游，不乐何求？”正是有此信念，所以他一生中，拒绝、回避朝廷征诏多次，令人印象深刻。

其一，大业年间，隋炀帝征集百万民夫开凿通济渠，饿殍相望。老安乞讨食物，救济病乏之人。炀帝听说了，就下诏召老安入东都，他则先躲入太和山，后到南岳衡岳寺行头陀法，躲过了炀帝的邀请。（《宋高僧传》）

其二，麟德元年（664），老安居终南山。这年秋天，早霜伤害了大片庄稼，但老安所居处、包括周围四十里内，都没遭霜灾，被视为神迹。唐高宗闻而召之，老安不奉诏。（《宋高僧传》）

其三，久视元年（700），老安与神秀同应则天帝的征召入京。“禅师顺退避位，推美于玉泉大通也”，就是这一年，老安辞退出来，入住嵩山会善寺。（《道安碑》）他和神秀向中宗推荐慧能可能就在那年：“朕请安、秀二师，宫中供养。万几之暇，每究一乘。二师并推让云：南方有能禅师，密受忍大师衣法。”（《全唐文·召曹溪慧能入京御札》）

其四，神龙二年（706），唐中宗再次召老安及其弟子净藏，入禁中供养。三年后，老安辞别宫阙，归回嵩山会善寺。（《景德传灯

① 净觉：《楞伽师资记》，《大正藏》第85册，第1289页。

录》、《佛祖统纪》)

所以,《道安碑》总结老安一生,说他早年艰难困苦时,“尘垢惟深,不霾珠曜,冰霜惟惨,不夺松贞”;晚年名满天下时,“就皋薮,翳师榛,高让名闻,坚进师礼”,堪称中肯。

3. 老安之禅法

禅宗史上所谓“南顿北渐”,实际上都是东山法门的继承者。如果说,北宗相对“保守”,而南宗相对“创新”,那么老安之禅法,则可以归为顿教,而且相对“激进”。

把老安禅法归入顿教,可以从老安同慧能的关系窥得一斑。关于这一点,印顺导师早在其《中国禅宗史》中有精要的论述,笔者不敢掠美,本文转述其中要点如下:

第一,慧能门下“五大宗匠”之一的南岳怀让(677~744),是先与坦然和尚一起到嵩山参礼老安的,结果是坦然留下,怀让则“安启发之,因入曹溪覲能公”。

第二,据《嵩山(会善寺)故大德净藏禅师身塔铭》说:净藏在老安门下十几年,老安示寂时,教净藏到韶阳从慧能问道。(《全唐文》)

第三,老安对坦然与怀让的开示,据《传灯录》,老安在回答“如何是密作用”时,“师以目开合示之”。印顺解释说:“老安以‘目开合’为密作用,正是曹溪门下所传的‘性在作用’。在这一传说中,发见了老安与慧能间的共同。”

第四,保唐无住禅师,起初从老安的在俗弟子陈楚章受法。据《历代法宝记》,陈楚章与六祖弟子——次山明和上、太原府自在和上、洛阳神会和上,都是“说顿教法”,没有什么不同。

第五,曾撰写《大乘开心显性顿悟真宗论》的李慧光(法名大照)说:“前事安阁黎,后事会和尚,皆已亲承口诀,密授教旨。”老安与神会的顿悟,也没有说到不同。

第六,本文已经提及的老安和神秀对唐中宗推荐慧能:“南方有能禅师,密受忍大师衣法。”

根据这六点,印顺导师认为老安是顿教中人,他总结道:

在弘忍的弟子中,慧能都没有什么往来。而老安却推举慧能,介绍弟子,同属于顿法,关系非常的亲切。^①

然而,笔者更说老安禅法“激进”,理由如下——《道安碑》中大段文字,透露了重要的信息:

禅师崇要秘□,指日广乘,反经而合权,恢理而约喻。或赞其溃靡,发虑由□;或指以汪微,道义维远;悟之者意豁而无住,昧之者思绝而失常;或诟或扬而玄味加此,慈诱无舍而禅悦隘声;群籁齐韵而各尽其音,三兽渡河而不渝其心;虚空广大,得之同体;日月融朗,得以同晖;始自山门,遍于天下也。

说老安的禅法“反经而合权,恢理而约喻”;学其法者有“悟之者”、“昧之者”;所以当时的佛教圈子里面,就“或赞”、“或指”、“或诟”、“或扬”,以致宋儋会强调“群籁齐韵而各尽其音,三兽渡河而不渝其心”,老安禅法绝对有与众不同之处。

作为碑文,《道安碑》只说了人们对老安禅法的反映,没有具体地告诉我们,老安禅法到底是怎么样的。感谢宗密(780~841)大师,为我们保留了可贵的材料。

宗密从他“和会禅宗”的立场出发,在《圆觉经大疏钞》中(撰于元和十一年,即816年,距弘忍逝世一百四十余年、老安逝世近一百年)评论了当时的七家禅法。他是意图告诉大家,“于七宗中若统圆融为一,则七皆是;若执各一宗,不通余宗者,则七皆非。如《涅槃》

^① 参阅印顺:《中国禅宗史》第四章第一节,《慧能的摩诃般若波罗蜜与无相戒》,台湾正闻出版社,1983年。

说,有人摸象,虽各认成非,然亦皆不离象体;但总也,即是全象也”。^①——每一家都有自己的特色,都是达摩所传、东山门下;但不能走极端,以为只有自己独得心传,那就大错特错了。

宗密所评七家,简要如下:第一家,“拂尘看净,方便通经”,指神秀所传;第二家,“三句用心,为戒定慧”,指智诜所传;第三家,“教行不拘,而灭识者”,指老安所传;第四家,“触类是道,而任心者”,指南岳怀让和马祖道一所传;第五家,“本无事而忘情者”,指牛头慧融所传;第六家,“借传香而存佛者”,指南山宣什所传;第七家,“寂知指体,无念为宗”,指荷泽神会所传。

除了第一家神秀北宗和第六家宣什南山宗,其余五家明显都属顿教,但唯有老安一家,明确被评“教行不拘”——请看宗密的介绍:

教行不拘,而灭识者,第三家也。其先亦五祖下分出,即老安和上也。六十岁出家授戒,六十夏方灭度,时年一百二十,故时号老安,安即名也。为则天圣后之所师敬,道德深厚,志节孤高,诸名德皆难比类。有四弟子,皆道高名著。中有一俗弟子陈楚章,时号陈七哥。有一僧名无住,遇陈开示领悟,亦志行孤劲。后游蜀中,遇金和上开禅,亦预其会。但更咨问,见非改前悟,将欲传之于未闻。意以稟承俗人,恐非宜便,遂认金和上为师。指示法意大同,其传授仪式,与金门下全异。异者,谓释门事相,一切不行,剃发了便挂七条,不受禁戒。至于礼忏转读,画佛写经,一切毁之,皆为妄想。所住之院不置佛事,故云“教行不拘”也。^②

首先需要说明一点:上文所说的“无住”,全称为“成都保唐寺无住”,乃是保唐宗的开宗。金和上是净众寺无相禅师,是宗密所评

① (唐)宗密撰:《圆觉经大疏钞》,《续藏经》第9册,第535页。

② (唐)宗密撰:《圆觉经大疏钞》,《续藏经》第9册,第534页。

“第二家”智洗的再传弟子,按照宗密的说法,是保唐无住(老安的再传)表面上拜了金和上为师,实际上传授的是老安的禅法。

但在早于宗密三十余年撰成的《历代法宝记》中,说法与之并不一样。无住是出家前就从老安弟子陈楚章得法,然后到天宝八载(749),才在六祖弟子自在和上处受法出家。而他和金和上的关系,是乾元二年(759)，“随众受缘经三日三夜”而已。所以,成都保唐宗是六祖所传,但有老安的影响。

不管哪一种说法,无住和上是老安的再传,乃是事实;而本文所关心的,是宗密记录下来的,老安所传的法门。

宗密说老安“志节孤高”,说无住经陈楚章开示“亦志行孤劲”,不约而同地用了一个“孤”字,与《道安碑》的“反经而合权”的描写,前后相应,宛如符契。

无住虽然拜无相为师,实传老安禅法,遂有“教行不拘”的门风。

“剃发了便挂七条,不受禁戒,至于礼忏转读,画佛写经,一切毁之,皆为妄想”,不正是后来洪州宗和石头宗所传“南禅五家”最常见的宗旨和门风吗?

“所住之院不置佛事”,马上令人想起“百丈清规”。

保唐所传,真正称得上“激进”!那么,这样的“教行不拘”,有无可能是无住和尚自创的呢?

在《宋高僧传·唐嵩岳少林寺慧安传》中,有这样一段故事:

天后圣历二年四月告门人学众曰:“各归闭户。”至三更有神人至,扈卫森森,和铃铎铎,风雨偕至。其神旋绕其院数遭,安与之语,丁宁教诫,再拜而去。或问其故,曰:“吾为嵩山神受菩萨戒也。”^①

老安法师到底怎样为嵩山神授戒,《宋高僧传》没有记录,但在

① (宋)赞宁撰:《宋高僧传》,《大正藏》第50册,第823页。

《景德传灯录》里，却把故事移到了其弟子嵩岳元珪名下，说嵩山岳神前来求戒：

师既为张座，秉炉正几曰：“付汝五戒，若能奉持，即应曰能；不能，即曰否。”曰：“谨受教。”师曰：“汝能不淫乎？”曰：“我亦娶也。”师曰：“非谓此也，谓无罗欲也。”曰：“能。”师曰：“汝能不盗乎？”曰：“何乏我也，焉有盗取哉？”师曰：“非谓此也，谓飧而福淫，不供而祸善也。”曰：“能。”师曰：“汝能不杀乎？”曰：“实施其柄，焉有不杀？”师曰：“非谓此也，谓有滥误疑混也。”曰：“能。”师曰：“汝能不妄乎？”曰：“我正直，焉有妄乎？”师曰：“非谓此，谓先后不合天心也。”曰：“能。”师曰：“汝不遭酒败乎？”曰：“能。”师曰：“如上是为佛戒也。”又言：“以有心奉持，而无心拘执；以有心为物，而无心想身；能如是，则先天地生不为精，后天地死不为老，终日变化而不为动，毕尽寂默而不为休。悟此，则虽娶非妻也，虽飧非取也，虽柄非权也，虽作非故也，虽醉非悞也。若能无心于万物，则罗欲不为淫，福淫祸善不为盗，滥误疑混不为杀，先后违天不为妄，悞荒颠倒不为醉，是谓无心也。无心则无戒，无戒则无心，无佛无众生，无汝及无我，无汝孰为戒哉？”①

故事的第一层含义，按山神的职责生活，就是守戒；第二层含义，悟得“以有心奉持，而无心拘执”的道理，“则虽娶非妻也，虽飧非取也，虽柄非权也，虽作非故也，虽醉非悞也”。这就是老安“教行不拘”的具体表现。

其最深层次，就是宗密所总结的“灭识”，乃是“教行不拘”的教理依据——真正达到“无心”的境界，那么“则罗欲不为淫，福淫祸善不为盗，滥误疑混不为杀，先后违天不为妄，悞荒颠倒不为醉”。

①（宋）道原撰：《景德传灯录》，《大正藏》第51册，第233页。

这就是老安禅法的真面貌！因为其“激进”，所以，就如《道安碑》所录，当时的人们会对老安禅法有种种反映。毫无疑问，老安禅法，就是保唐宗一脉的活水源头！

岁月悠悠，史料湮没，我们无法进一步追踪，老安的禅法三传之后，具体是怎样融入曹溪法脉之中去的；但看后世曹溪门下“南禅五家”，他们视坐禅读经礼佛为方便，为“指”而非“月”，光是这“指月之分”，就能发现老安禅法的深深印痕。

4. 余论

在本文写作过程中，碰到了好些问题，或有疑问，或难确证，罗列于下，求教于大方之家。

其一，《道安碑》有两个版本。

《道安碑》有一个无法卒读的版本，收在清王昶编于嘉庆十年（1805）的《金石萃编》卷七十七。后来由董诰领衔，阮元、徐松等官编的《全唐文》（成书于清嘉庆十三至十九年），将该版本收于第三百九十六卷中。

本文所引《道安碑》，载于清陆心源（1834～1894）所编的《唐文续拾》卷三，最后有一注文：“按：此首较多二百三十余字。”

问题是《唐文续拾》没有说明这个版本是从哪里来的。《道安碑》原石在明万历年间遭雷击为两段，据说上半段至今还在会善寺，字迹多残破。唯一的可能就是陆心源手头有早期的拓片，那么多了二百三十余字又是怎么回事？而且现在两个版本的字数差别不是二百三十余字，而是九百多字。笔者不禁想问：到底有几块《道安碑》？

因为本文视《道安碑》为记载嵩山老安的第一手资料，如果碑文的来源出入更清楚的话，或许对研究会有大的帮助。

其二，老安有弟子慧远。

在《道安碑》中明确提到，老安有“弟子慧远”。对此，王昶在《金石萃编》的《道安碑》末，加按语表示疑问：“道安为东林慧远之师，远公建东林在晋太元十一年……此碑建于开元十五年……云弟

子慧远□，袭明承□，演末裕云云，并非追叙缘起之语，又不似别一道安，疑不能明也。”^①

王昶的怀疑没有道理，和尚取名，所用的字本来就不多，历史上同名的法师，大有人在。东晋有道安、慧远师徒，唐代就不可以有道安、慧远师徒吗？更重要的是，《道安碑》的最后，清清楚楚地写道：“建塔僧破灶刊，开元十五年十月廿一日建。”破灶是老安的弟子，《宋高僧传》和《景德传灯录》都有传。如果老安没有一个叫慧远的弟子，他怎么可能把这碑竖起？

其实，王昶没有把碑文看全。《道安碑》是这样说的：“是以弟子慧远者，袭明承庆，演末裕源，东传之法而载极乎天，北流之妙而不坠于地。今也其没，苍然何归？同学等行出高标，业精深寂，永慕师道，长怀友风。”这句“今也其没”，是指那个“弟子慧远者”也已经逝世，而不是指老安的逝世。否则的话，后面的“同学”“长怀友风”都没法落实。

因此，老安是有一个叫慧远的弟子，而且很可能是他的得意弟子。很可惜他早逝，所以史传里面没有留下任何资料。

其三，老安到底进京几次。

检索史籍，关于老安进京的记录，有如下几笔：

(1) 天册万岁元年(695)武则天诏嵩岳惠安禅师“入禁中问道，与神秀禅师同被钦重”。武则天问老安年龄的对话，就是发生在那次。那时候，神秀也在京城。（《佛祖历代通载》有说明年代；《景德传灯录》和《释氏稽古录》没有注明年代；《佛祖统纪》也没有注明年代，但同条中记有实叉难陀开译《华严》之事，其年为证圣元年，九月改元天册万岁）

(2) 久视元年(700)，武则天先后诏请荆州玉泉寺神秀、安州受山寺玄曠、随州大云寺玄约、洛州嵩山会善寺老安，进京入内道场供养。（《历代法宝记》、《佛祖统纪》）

^① （清）王昶编：《金石萃编》第44册，第86页。